

史记编文
史记评注

陆永品 点校整理



史记论文
shí jì lùn wén

清·吴见思

史记评议
shí jì píng yí

李景星

陆永品 点校整理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7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334·5 定价：1.65元

前　　言

《史记论文》，作者吴见思，清代康熙年间江苏武进人。作者在世时，此书未能镂版印刷。他曾对友人吴兴祚说：“是一生苦心所寄，愿镂版行之。”（《史记论文序》）吴兴祚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此书写了序，而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由桂垣书局刊印发行。

作者对《史记》的研究，虽然没有摆脱评点派研究方法的局限，但他对《史记》传记文学艺术特色的评论，有其独到见解。他评论整部《史记》的文学特点，概括地说：“《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史记·五帝本纪》论文）他对《史记》一百三十篇，每篇的艺术特色多能作简要的评论。它比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及其汇集前人一鳞半爪随感式的议论文字，更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至今，对我们研究《史记》论记文学的艺术成就，仍有启迪作用。

《史记评议》，作者李景星，山东费县人。此书是《四史评议》中的一种，写于三十年代初，由济南精艺印刷公司承印发行。作者直接承继《史记论文》的研究成果，对《史记》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又作了深入地研究和论述。

此书每篇评议文章包括三部分，即艺术特色的分析研讨，太史公赞语的评论，史实考辨。

其一，在艺术分析方面，作者抓住每篇作品或在艺术结构、或人物描写、或语言运用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大都能进行精辟的论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田单列传》，论者认为，太

史公所以能够突出田单的形象，就在于他能够紧紧抓住“奇人奇事”的特点，进行构思和塑造人物形象。《吕不韦列传》，论者认为“通篇以‘大贾人’三字为骨”，“吕不韦是千古第一奸商，尊莫尊于帝王，而帝王被其贩卖；荣莫荣于著作，而著作被其贩卖。幸而以鸩死结局，使人知始而贾国，继而贾名，其终也归于贾祸。不然，几令善路梗塞矣！”凡此等等，由此亦可见一斑。作者分析研讨文字，尽管寥寥数字，但却言简意赅，恰到好处。

其二，对于《史记》每篇的太史公赞语，作者一一作了评论。他认为《史记》每篇赞语，皆各具特色。他说：“盖他史赞语，每就纪传所言重述一遍，殊少意味。《史记》赞语，往往补纪传之所不及。且其用笔奇崛，用意含蓄，或为一篇精华所聚，非经抉发，未易明也。”（《史记评议凡例》）

其三，此书考辨部分，亦颇有史学价值。正如作者所说：“本书虽以文史为主，而亦不废考据。”（同上），在史实方面，几乎每篇皆作考辨，往往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汉书》等史书，以证《史记》的疏漏和失实。目前，中华书局发行的三家注《史记》，对《史记》失实和疏漏的地方，尚未未作注解。与《史记评议》相对照，即一目了然。

《史记论文》和《史记评议》皆为通俗古文线装书，没有标点，不分段落。《史记论文》，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各有一部藏书。但非常遗憾，这两部书都是残本，好在两部对照，恰好能够补齐。此书，有《史记》原文，原文中偶有吴见思寥寥几字夹评，并不重要。因此，我只取每篇篇末总评和大部分太史公赞语，予以分段、标点整理。《史记评议》，不附《史记》原文，只有评议文字。对其评议文章，我作了标点、分段、分条整理。

这两部书，过去都未曾再版过。鉴于这两部书（尤其后者）对于《史记》传记文学艺术成就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将会深受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教师和文科学生、中学文史教师、以及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对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中文系教师，尤其重要。因此，把它们标点、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对这两部书的标点和整理，可能还有疏漏和欠妥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陆永品

一九八五年元月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史记论文

武进吴见思齐贤评点
山阴吴兴祚留村参订

清光绪一二年桂垣书局刊本

《史记论文》序

文自六经以外，其是非鲜不谬于圣人者。班固以此讥史迁，而所撰《汉书》，则汉初之文，实仍迁旧。是固能弹迁是非之失，终不能訾毁其文之不工，可知也。顾迁之为此史也，亦不必文尽由己，乃杂采古史旧闻，以及《诗》、《书》、《左传》、《国语》、《国策》诸书，而裁以己之法度，即能使读者忘其旧，而只见为迁文之美，斯又非固之能事也。惟是唐虞以前，在孔子亦患其荒昧，未敢述作，已弃置于删定之余。迁则俨然成史，又隐然有孔子而后五百年在斯之负。后世守经之士，不能不以此疑之。

然迁史即非古今之信史，其文实为古今之至文。试历观汉后自晋唐宋，以迄有明，能文之家，莫不各抒己见，以为牋隲论断，其尊而信之，几与六经相埒。如凌氏所汇评林一编可征也。窃尝叹之。固知讥迁之失，不知后之讥固，乃更甚于迁。苟因文诛意，必以圣人为准。因而是非其人，以是非其文。彼三代而下，无完人，斯无完书矣。故知以是非论是非，不若以文论文之为得也。夫时阅数千年，读其书而好之，其人又号称能文者，不知几十百辈，而要归于一辞莫赞。若“评林”所载，自《史记》以还，诚罕有其比，谓非古今之至文，而能然与！此毗陵吴齐贤之读史有得而论文之所由名也。

齐贤老生好学，至暮年不倦。余令梁溪时，特亲造其庐，观所著述，最后出此书。见属曰：“是一生苦心所寄，愿镂版行之。”余悲其意而诺之，既受而归。患鞅掌簿书未遑卒读，又窃意诵习家。业有凌氏之刻，以集大成，齐贤即精心钻凿，当无能

別出手眼于昔人之外者。及退食之暇，时手一卷，紬绎其趣，见其条晰脉络，剔划指归，一篇之中，阐发精蘊，殆无片言支字之不研索尽致。信有得乎史公文心之微旨，而能抉掲其手笔经营之妙者。不禁叹绝齐贤攻苦一生之言，良为不诬。乃自江左携而入閩，移粵，十載間，皇皇几務，得以文籍娛悅之時絕少，不获校讐其鈔本字画之讹，与鉤勒句讀之舛。及今丙寅之春，始訂正終卷，微參己私，付之剞劂，而论文之書出焉。惜乎！齊賢之不及見之也。噫若余者，其奚足與于论文哉！特此以報齊賢，或不謬于史公然諾之義云爾。

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壮月总督两广

山阴吴兴祚题于端署之运筹堂

《史记论文》目次

五帝本纪.....	(1)
夏本纪.....	(2)
殷本纪.....	(2)
周本纪.....	(2)
秦本纪.....	(3)
秦始皇本纪.....	(3)
项羽本纪.....	(4)
高祖本纪.....	(5)
吕太后本纪.....	(6)
孝文本纪.....	(6)
孝景本纪.....	(7)
孝武本纪.....	(7)
三代世表.....	(7)
十二诸侯年表.....	(8)
六国年表.....	(8)
秦楚之际月表.....	(8)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9)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9)
惠景间侯者年表.....	(9)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10)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10)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11)
礼 书.....	(11)
乐 书.....	(12)

律书	(12)
历书	(12)
天官书	(13)
封禅书	(13)
河渠书	(15)
平准书	(15)
吴太伯世家	(16)
齐太公世家	(17)
鲁周公世家	(17)
燕召公世家	(18)
管蔡世家	(18)
陈杞世家	(18)
卫康叔世家	(19)
宋微子世家	(19)
晋世家	(19)
楚世家	(20)
越王句践世家	(20)
郑世家	(21)
赵世家	(21)
魏世家	(21)
韩世家	(22)
田敬仲完世家	(22)
孔子世家	(22)
陈涉世家	(23)
外戚世家	(23)
楚元王世家	(24)
荆燕世家	(25)
齐悼惠王世家	(25)

萧相国世家	(25)
曹相国世家	(26)
留侯世家	(27)
陈丞相世家	(27)
绛侯周勃世家	(28)
梁孝王世家	(28)
五宗世家	(29)
三王世家	(30)
伯夷列传	(30)
管晏列传	(30)
老子韩非列传	(31)
司马穰苴列传	(32)
孙子吴起列传	(32)
伍子胥列传	(33)
仲尼弟子列传	(34)
商君列传	(34)
苏秦列传	(34)
张仪列传	(35)
樗里子甘茂列传	(36)
穰侯列传	(36)
白起王翦列传	(37)
孟子荀卿列传	(37)
孟尝君列传	(38)
平原君虞卿列传	(39)
魏公子列传	(39)
春申君列传	(40)
范雎蔡泽列传	(40)
乐毅列传	(41)

廉颇蔺相如列传	(42)
田单列传	(42)
鲁仲连邹阳列传	(43)
屈原贾生列传	(44)
吕不韦列传	(44)
刺客列传	(45)
李斯列传	(46)
蒙恬列传	(46)
张耳陈余列传	(47)
魏豹彭越列传	(47)
黥布列传	(48)
淮阴侯列传	(49)
韩信卢绾列传	(49)
田儋列传	(50)
樊郦滕灌列传	(50)
张丞相列传	(51)
郦生陆贾列传	(52)
傅靳蒯成列传	(52)
刘敬叔孙通列传	(53)
季布樊噲列传	(53)
袁盎晁错列传	(54)
张释之冯唐列传	(54)
万石张叔列传	(55)
田叔列传	(55)
扁鹊仓公列传	(56)
吴王濞列传	(56)
魏其武安侯列传	(57)
韩长孺列传	(58)

李将军列传	(59)
匈奴列传	(59)
卫将军骠骑列传	(60)
平津侯主父列传	(60)
南越列传	(61)
东越列传	(62)
朝鲜列传	(62)
西南夷列传	(63)
司马相如列传	(63)
淮南衡山列传	(64)
循吏列传	(65)
汲郑列传	(65)
儒林列传	(66)
酷吏列传	(66)
大宛列传	(67)
游侠列传	(68)
佞幸列传	(69)
滑稽列传	(69)
日者列传	(70)
龟策列传	(70)
货殖列传	(71)
太史公自序	(71)

五帝本纪第一 〈史二〉一

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其正妃所出二人，玄嚣、昌意是也。帝颛顼，昌意之子也。帝喾玄嚣之孙也。帝尧，帝喾之子，为玄嚣之曾孙。而帝舜出于帝颛顼，则又昌意之七世孙也。

篇中考世系处，极分明，亦极错落。至于叙事，更详略得宜，变化尽致。排句，学周语。秀句，参诸子。古句、奥句，倣经书。所举五帝大事，如天地山川、礼乐制度、设官分职、修德布政，有演为数百言者，有缩为数言者。节节照应，处处关通。而实则高古典质，一丝不苟。盖《史记》开首第一篇文字，亦全部《史记》中第一篇加意文字也。后人不达史公本旨，或终于此纪之前，更补《三皇本纪》；或任意攻击，谓此篇非史公极笔。似此谬妄，于《史记》固毫无所损，但为读《史记》者开端拦路，岂非大大罪过！故余于此篇首论及之。

赞语，吞吐离合，自然超妙，亦为全书诸赞之冠。

惟篇内所述事迹，间有与诸书同异之处。如：

“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按《孟子》作：“舜在牀琴。”

舜曰：“然，尔其庶矣！”按《孟子》作“惟茲臣庶”。

“世得其利，谓之八恺。”按《左传》无“得利”语。

“命十二牧，论帝德。”按舜命十二牧，无“论帝德”之语。

凡此，或《书》《传》流传，古今本不同；不然，则史公所

引，或者用其意不尽泥其文邪。

夏本纪第二 《史记》二

《夏本纪》，全以《尚书》、《孟子》点缀成文。开首引用《尚书·尧典》，以鲧之治水无功，为禹之治水有功张本。以下引《禹贡》，引《皋陶谟》，引《益稷谟》，极言禹之治水之功，及当时诸人佐禹治水之事。而以“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句，作一收束。盖夏之有天下也，以禹之功德，故不能不独详也。继引《孟子》，以叙传启事；引《甘誓》以证启贤事。易传贤为传子，本是古今一大变局，故亦特著焉。

《五子之歌》，夏之始衰也。胤征虽少能自振，然于事实上终无补救，故仅用虚叙。自此以后，只点明世次而已。即少康、后羿等事，为后人所乐道者，此亦不暇多述。缘夏之天下，至是已不可为。论事论文法，不得不如此也。若不论轻重，一概胪列，或以中兴字样，为一代铺张体面，是后世史家所谓严密，而非太史公之书矣。

赞语，载禹后分封诸姓，正以补本纪之所不及。全部书例，往往如此。

篇内：

“居外十三年”：与《孟子》言“八年”异。

“陆行乘车”数语，凡两见。“令益予众庶稻”，“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云云，亦两见，皆未免复而无别。

又：“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按伯夷无陈谟帝前之事。或以《尚书》有《益稷篇》，而误伯益为伯夷也。

殷本纪第三 《史记》三

读《殷本纪》，须看其国运之兴衰，为用笔之起落处。自首至“是为帝雍已。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是殷之一兴一衰，即为文之一起一落。自“帝雍崩，弟太戊立”，至河亶甲时，“殷复衰”，是殷之再兴再衰，即为文之再起再落。自“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至“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是殷之三兴三衰，即为文之三起三落。自“帝阳甲崩，弟盘庚立”，至“帝小辛立”，殷复衰，是殷之四兴四衰，即为文之四起四落。自“百姓思盘庚”，至“帝乙立，殷益衰”，是殷之五兴五衰，即为文之五起五落。自此以后，殷有衰无兴，而文笔乃自为起落。观其叙纣事，自“帝乙长子”，至“天下谓之纣”，为一起落。自“帝纣资辩捷疾”，至“有炮烙之法”，为一起落。自“以西伯昌”，至“诸侯以此益疏”，为一起落。自“西伯归”，至“纣不可谏矣”，为一起落。自“西伯既卒”，至“乃持其祭器奔周”，为一起落。自“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至末，为一起落。一路迤逦而来，如山行涧隔，如岭断冈连，极行文之乐事，而却以简质明晰胜，是谓之妙。

读《殷本纪》，又须看其以点次为筋节处。曰生契，曰是以成湯。此小作点次。以下乃纯用《书》序，曰作《帝诰》，曰作《湯征》，曰作《汝鳩》，曰作《湯誓》，曰义伯、仲伯作《典宝》，曰作《夏社》，曰中霤作《诰》，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各单作《明居》，曰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作《太甲訓》三篇，曰作《沃丁》，曰作《咸艾》，作

《太戊》，曰作《原命》，曰迺作《盘庚》三篇，曰作《高宗肜日》及《训》。层层点逗，处处勾勒，遂觉通篇异常灵活。合前后读之，一代国势，既历历如指画。而一篇脉络，又复互相灌输，迭为挹注。文庄而不苟，辞复而不烦，真非大手笔不能！

赞语，“余以《颂》次契之事”云云，自者其作本纪原本，此又一法也。

篇内：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按契无佐禹治水之事，经传亦不一载。

“伊尹名阿衡”：按阿衡，官号，非名。

“于是湯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按《诗·颂》言古帝命武湯，又言武王载旆。谓之武者，诗人之所加也。此以为湯自言，非是。

“东为江，南为淮。”按此二句有误，或是“东为淮，南为江耳。”

“百姓思盘庚，迺作《盘庚》三篇。”按此与《尚书》不合。

“微子数諫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按此亦与《尚书》不合。

“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按夏、殷天子，皆称王。曰帝孔甲、帝阳甲者，缘未有谥法，后世加帝以号之，非夏、殷皆帝，至周乃贬号为王也。此乃臆说，不足为据。

周本纪第四 《史记》四

作《周本纪》，比夏、殷二纪为难。盖夏、殷国祚，不及周长，而传记所载事迹，亦不繁多，是以叙述少易。周传世既远，